

文化生态、主体性与民族节日传承：葛亮屯花炮节

蔡磊 韦杨平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广西三江花炮节由粤籍商人传入，在主客互动和多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渐融入地方文化，形成了以竞技、庆典和信仰为中心的传统民族节日。葛亮屯花炮节因其对文化主体性的激发和文化生态的存续，较好地承继了花炮节传统，展示了传统节日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地域社会的融合。

【关键词】花炮节；文化生态；主体性

一、三江花炮节的缘起和历史变迁

花炮节是流行于侗、壮、仫佬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最初源于祭祀神灵中的祈福和还愿仪式，现在已经发展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目前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花炮节最为热闹。

《三江县志》曾记载花炮节的盛况：“花炮会，六甲人，僮人皆盛行，而全县率参加……于集会地点演剧舞狮及各种游艺助兴，届时男女成集。其竞赛以冲天铁炮内装铁环，若实弹然。燃炮后，铁炮直冲霄汉，观众闻炮声，即以铁环为目标蜂拥争取，以得铁环者按头、三炮依次领奖，其友族皆簇拥祝贺，欢声如雷。”

相传三江的花炮节由闽粤商人传入，举办花炮节的乡镇多为都柳江流域的沿岸小镇。据《黎平县志》记载，抢花炮习俗源于广东，贵州粤籍商民为招揽生意组织开展该活动，清代时黎平县双江街花炮节曾很有名，但于1956年停办，之后农历三月三龙额、地坪和肇兴等地的苗族、侗族人民都会前往广西三江富禄镇参与抢花炮。《广西通志·体育志》也载抢花炮活动源于广东，明朝嘉靖年间由商人带到黔湘桂的侗族聚居区域，以广西三江富禄镇和古宜镇举办的最为热烈。

关于花炮节的场景描述在广东和香港多地的历史材料中也有记载。其中《广府民俗》将抢花炮的场

景描写得非常细致，“放花炮那天，人们穿红戴绿，青年人抬着炮屏（炮龕）、烟花、礼品巡游，伴随着舞狮舞龙吹打进行，将花炮送到庙堂。主事者把炮圈用红布缠好，套在炮架的铁钎上，先是万响鞭炮齐鸣，然后点燃大炮，把炮圈打至几十米的高空，抢炮由此开始。夺得炮圈者须力排群雄，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神庙前参拜方为取胜。胜者抬着奖品游行，高高兴兴地回到本村。抢回炮圈供奉在祠堂或本村最漂亮的房子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上香拜祖，求子求财，寄托各种心愿。”由此看两地的花炮节活动基本类似。不过香港的花炮节在1966年香港政府禁止公众藏有火药后被逐渐取缔乃至消失，广东的抢花炮活动也逐渐也消失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而广西三江的花炮节反而作为移民文化被保留传承下来。

清朝乾隆年间至清末为侗族花炮节的繁荣发展阶段，三江多个乡镇都有自己的花炮会，这与都柳江流域水运的兴盛不无关系。伴随20世纪以来的战争和政治运动，花炮会多次停办，不过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传统复兴的思潮中，依然有多个乡镇恢复了这一传统，包括古宜镇、斗江镇、丹州镇、沙宜镇、林溪乡、程阳乡、梅林乡等多个地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三江花炮会的传承因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开始遭遇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危机，但只有进

名称	地方	时间（农）	民族	规模	特点
古宜三月三花炮节	古宜镇	三月初三	汉族	4-8万人	纪念二圣侯王、节目表演
二月十五花炮节	斗江村	二月十五	汉族	4-6万人	物资流通、娱乐节日
沙宜花炮节	沙宜村	三月初四	壮、侗族	2-3万人	壮族盛会、与湖南侗族交流会、物资交流
林溪地区花炮节	林溪	十月廿六	侗、汉族	3-4万人	传统节日庆祝
程阳地区花炮节	程阳	正月初三	侗族	2-3万人	传统节日庆祝
二月二花炮节	梅林村	二月初二	侗族	5-6万人	纪念梅林庙的建立
金花宫会期	丹州村	九月十三日	汉族	1万人	抢花炮为主要内容、纪念唐四婆婆之寿诞
三王庙会	板江街	三月初三	汉族	2万人	三王庙庆典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花炮会相对而言得到更多的政府和社会支持，没有进入非遗名录的花炮会则仍然存在发展困境。在诸多没有进入非遗名录的村镇花炮会中，葛亮屯花炮会规模宏大，场面热闹，相对完整地继承了传统花炮节的仪式。

二、葛亮屯花炮节仪式的当代传承

葛亮屯是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富禄村的一个自然屯，人口425人，除16人为汉族、2人为苗族、1人为壮族以外，其他全部为侗族，姓氏主要包括赖、罗、梁、潘、覃等。村民经济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和农业，人均耕地和山林少。

葛亮花炮节始于清朝道光年间，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在葛亮屯举办。葛亮屯是客商移民最早来到的地方，都柳江河道畅通后，木材贸易在该流域兴起，

《榕江县志》记载“乾隆三年（1738）八月十一日，张广泗奏请疏浚都柳江河道。此后，水路畅通，两广木商入境采购，贸易始兴。道光年间，葛亮成为桂、粤、闽、黔、湘等籍的商家开铺定居的地方，商家们于清道光丙午年间共同筹资修建了“天后宫”和“闽粤会馆”，天后宫的修建体现了客籍商人信仰的地方化移植，会馆的修建则代表闽粤移民商业性组织的兴起，这些都为葛亮屯花炮节的兴盛提供了信仰动力和资金支持。在非遗保护和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周边很多地方的花炮节都向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和民俗旅游展演转向，许多传统仪式被删减。葛亮花炮节一直以来主要依赖民间组织，在仪式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传统，主要活动程序如下：

（一）还炮

前一年的花炮得主需要提前准备好新一年的花炮和祭拜用品以及奖品，从信俗的角度来说，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也是葛亮花炮节得以延续的前提。葛亮的花炮一般由葛亮屯的罗老先生及其儿女绑扎，一般一个花炮扎两天即可。除了准备花炮以外，前一年花炮得主还需提前准备祭祀用品，包括一个猪头和猪尾巴、一只公鸡、两簸箕的糯米糍粑和红蛋，糍粑形状为圆形，上面有用八角沾着红曲粉糊印的图案，形状类似红色的花。村落集体的前期准备主要包括资金准备、场地活动组织和祭祀打扫。葛亮花炮节前期准备中对于当地人来说最重要、最具有神圣性的就是祭祀仪式的准备。在三月二十三到来前夕，葛亮会有人负责打扫葛亮所有的庙，包括侗族人的女神“萨岁”，本地人也称之为花婆，守护村寨平安的土地公公，然后是天后宫、关帝庙、孔明庙和孟获庙。

（二）接炮

接炮是村落最热闹的时刻之一，如果前一年的花

炮得主在葛亮屯，全村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全村的小朋友都会被组织起来盛装出席，前往他家里接今年的“新炮”，因为传说神灵喜欢热闹和喜欢小朋友。但是如果花炮被外地人抢到，比如贵州的、融水县的较远的朋友抢到，这天就会由他们送炮前来，然后全寨的人一起到码头去迎接花炮到庙里。接到炮返回庙里时，沿路会敲锣打鼓，鞭炮不断，有序且热闹。不管哪一炮先到葛亮，接花炮都必须按照一、二、三炮的顺序，分别接到关帝庙、天后宫和孔明庙，进了庙里的花炮才具有神圣性。将花炮接到庙里后，大家会将花炮和祭品摆放好，然后开始点香和烧钱纸，上前点香的人非常之多，男女老少，乃至幼童，都在通过烧香烧纸表达虔诚，香火十分旺盛。

（三）抢炮

葛亮花炮节以队伍为单位进行报名，一般是由想要抢得花炮的人邀请亲朋好友一起过来抢花炮，抢得后归报名的人所有。关于抢花炮的参赛人员，葛亮花炮节没有做相关的规定，无需绑不同颜色的腰带，光膀子还是穿上衣都由队员自己决定，但是大部分参赛人员为了方便和安全都会光着膀子参赛。花炮的发射装置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圆柱体的空心炮筒，将火药的粉末冲入其中，加入引火线，在圆柱体的上方放一块小的木板或是竹片，将要抢夺的铁环放在上面。在点燃引导线之前，参赛人员会围在炮筒附近，工作人员会点燃一副鞭炮，留出一空地提醒大家准备开始可以抢炮。只见炮师点燃引火线的瞬间，火药将木块和铁环冲上十几米的高空，参赛选手们朝着铁环飞向的方向奔去争夺铁环，经常会形成上百人挤在一起的人团。

（四）篮球比赛与村落文艺晚会

每年葛亮的抢花炮活动结束后，都会展开村寨之间的篮球比赛活动。葛亮屯的篮球队队名为“闽粤会馆”，这也是葛亮人对自己文化具有深厚的情感和高度自我认同的体现。吃完晚饭约7-8点左右，葛亮寨的文艺晚会便开始了。葛亮屯虽然只有几百号人但晚会却异彩纷呈，侗族人民热爱娱乐，多能歌善舞，附近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会踊跃报名，包括贵州、古宜、富禄和附近其他寨子的表演队。节目类型包括民族舞蹈、广场舞、现代舞、侗族大歌、流行歌曲、芦笙踩堂、侗族琵琶情歌、侗戏和彩调等。

（五）花炮油茶与日常供炮

葛亮花炮节结束后，关于花炮的仪式并没有结束，供炮的仪式需要一直持续到明年的葛亮花炮节送出新炮到庙里才算结束，在此期间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需要花炮打扫擦拭、烧香和敬茶，照顾好

花炮，它才能保佑整个家庭和带来好运。除了日常供炮之外，抢到花炮的家庭一般会举办花炮油茶会，即邀请亲朋好友吃一顿饭，同时也有好事不能独自占有之意，让大家也都能沾沾福气，共同得到花炮庇佑。花炮油茶是近几年来家中难得的办热闹，一家人都非常开心，亲朋好友也都前来祝贺希望能沾沾喜气，花炮油茶会的收入比起支出仍有盈余。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炮油茶的宴请，不仅能够将亲朋好友联络起来，为家中带来热闹，达到社会关系的整合，还能达到对准备花炮和贡品所花费资金的补偿。

三、文化生态的存续与民族节日传承

相对于周边村寨而言，葛亮屯村民较好地传承了祖先留下的花炮节俗，最主要的原因是葛亮屯保留了花炮节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节日作为地域或者族群文化的表征，有其依存的文化生态，包括信仰、价值观念、民间组织和共同体意识等要素。

葛亮屯目前共有六个庙宇，在葛亮屯人心里，不同的庙有着不同定位，这六个庙可分为地方庙、共同庙和外来庙三个层级。“地方庙”是指萨岁社坛和土地公公，是葛亮屯的地方保护神，萨岁也被称为花婆，当地认为花婆负责管理葛亮人的衣食住行，包括妇女绣花、去外面比赛唱歌得奖等，土地公公主要管理村落安全问题。“共同庙”是指妈祖庙、关帝庙和孔明庙，他们是地域共同的神明，屯里屯外的人都可以祭拜。“外来庙”则是指孟获庙，因为孟获庙是外地人在此修建的，起初葛亮屯人并不祭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融入到村民的信仰生活中。葛亮屯花炮节主要和共同庙的信仰相关，三个花炮也分别被称为关帝炮、天后炮和孔明炮，这些信俗在葛亮屯得到较好延续，客观上为花炮节民众的参与和活动筹款提供了心理动力。

葛亮花炮节的资金传统上是由商会提供，用于组织活动和请戏班子唱戏，闽粤商会从葛亮撤离后，便由留下的商家和当地群众一起捐款。由于经费不足，逐渐不再请戏班子唱戏。不过商人和民众共同筹款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目前，葛亮屯花炮节的活动经费也多靠富禄商铺老板和村民捐款。

葛亮花炮节的组织基础大概经历了“商会—寨老—理事会”的变化过程。传统的葛亮花炮节由商会或是寨老、贤达们组织。历史上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寨老，寨老是在解决村寨内部或村寨之间的摩擦、争端中自然形成的，多为寨上热心公益、为人正直公道、熟悉乡约和口才较好的中老年男子。寨老的职责包括寨内寨间事务，在寨内要对内主持村寨大会，制定和维护乡规民约，处理家庭、山林、水利等纠纷和盗窃

抢劫、打架斗殴等案件。对外则是与其他村寨的寨老共同处理一些事物，包括村寨之间的活动组织或是纠纷。寨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在花炮节的筹备、组织和仪式的具体开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花炮节理事会代替了过去的寨老制度，但基本延续过去的长老统治。尽管葛亮屯花炮节没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葛亮屯运转良好的理事会为花炮节的传承提供了组织基础。

葛亮花炮节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节日，几乎全村的人都会参与其中，周边村寨的人也会参与进来，展示了地域共同体意识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主体性。花炮信仰将全村的人凝聚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同与集体记忆。在葛亮花炮节这天，全村老幼都会聚集起来一起去迎接花炮，并且各司其职，在花炮节中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葛亮屯花炮节代表了非“非遗”“传承的路径，也即依靠民间力量传承节日文化的路径，依赖民族节日传承的文化生态和内生的文化主体性，传统民族节日方能展现生生不息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艾哈迈德·斯昆惕,马千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遗产化反思[J].民族文学研究,2017,35(04):55-62.
- [2] 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44.
- [3] 朝戈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学理到实践[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83-87.
- [4] 陈安槐,陈荫生.体育大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827-828.
- [5] 西蒙·布朗纳,蔡磊.迈向实践的民俗定义[J].民俗研究,2021,(01):5-17.
- [6] 陈炜,钟学进,张露露.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广西三江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3,(02):105-113.
- [7] 陈文华,张兆龙,康厚良等.仪式性节庆体育市场化思考——基于旅游仪式理论[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03):308-312.
- [8] 成海.传统民俗节庆的脱域与回归——以云南新平花腰傣花街节为例[J].旅游研究,2011,3(01):70-74.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蔡磊，女，博士，武汉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文化和非遗研究；

第二作者：韦杨平，女，硕士研究生。